



医学怪人

DE
ENGEL ENMAKER

斯特凡·布里吉斯 - 著
[Stefan Brijs]

程建农 -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DE 医学怪人 ENGELNMAKER

斯特凡·布里吉斯 - 著
[Stefan Brijs]

程建农 -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学怪人 / (比) 布里吉斯 (Brijs, S.) 著; 程建农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6 (OPEN 经典)

ISBN 978-7-5404-6652-7

I. ①医… II. ①布…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2298 号

Copyright © 2005 by Stefan Brij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itgeverij Atlas,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funded by the Flemish Literature Fund

(Vlaams Fonds voor de Letteren – www.flemishliterature.be)



医学怪人

著 者: 斯特凡·布里吉斯

译 者: 程建农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责任校对: 向朝晖

封面设计: 琥珀设计

内文版式: 刘晓霞 杨进宝 刘 芳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652-7

定 价: 3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医学怪人

DE
ENGELNMAKER

斯特凡·布里吉斯 - 著
[Stefan Brijs]

程建农 -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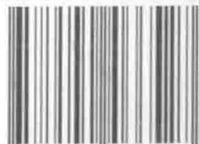
直到今天，沃尔夫海姆的居民还坚持说，还没听到出租车进村的引擎声，他们就先听到了后座三个婴儿的哭声。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在村里男人女人们的注视下，离家近二十年的维克多·霍普医生回来了。不过，这个火红色头发的医生不是一个人，他还带了三个啼哭着的婴儿，他们都带有霍普医生的家族印记：唇腭裂。

上帝造人，却留下了吻痕。这位天才的医学怪人，决定改变家族的命运，亲手造出完美的后代。

上架建议：悬疑惊悚/畅销小说

ISBN 978-7-5404-6652-7



9 787540 466527 >

定价：36.00元

DE 医学怪人 ENGELNMAKER

斯特凡·布里吉斯 - 著
[Stefan Brijs]

程建农 -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

直到今天，沃尔夫海姆的一些居民还坚持说，还没听到出租车进村的引擎声，他们就先听到了后座三个婴儿的哭声。出租车停在了拿破仑街一号医生的老房子前，村里的女人们立即放下擦洗前门廊的活儿，男人们走出特米纽斯咖啡馆，手里还握着啤酒瓶，女孩子们也不玩跳房子了，而在村里的广场上，高个米克斯丢了球，被先天聋孩冈瑟·韦伯接住，后者回传，从面包店老板的儿子塞佩眼前经过，塞佩的眼睛却正看着另外的地方。那是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三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钟楼里的钟敲了三下。

乘客下了出租车，所有人立即注意到了他的火红色的须发。

虔诚的基督徒贝尔纳黛特·李卜克内西匆忙画了个十字，也是这条街上，隔着几座房子里的年长的朱丽叶·布莱洛一下子捂住了嘴巴，喃喃道：“我的天哪，跟他父亲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这个比利时小村庄靠近三国交界处，它一边是荷兰的法尔斯，另一边是德国的亚琛，在它的全部历史上，都受到这二者的强力牵制。早在三个月之前，村民们就得知霍普医生即将返乡的消息。从奥伊彭^①

^① 奥伊彭(Eupen)，比利时列日省东部德语区的首府。

的罗纳德公证处来了一个瘦巴巴的职员，到这座荒弃的房子前，搬走了那块发黄的“出租”牌子。他还告诉住在街对面的伊尔玛·努斯鲍姆，医生打算回沃尔夫海姆。这名职员并不知道更多的细节，甚至不能告诉她日期。

在离开近二十年后维克多·霍普要回到沃尔夫海姆，村民们觉得非常奇怪。关于他，大家所听到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他在波恩行医，不过这个消息可有些年头了。于是人们对他的返乡提出各种猜想。这个说他失业了，那个说他欠了一屁股债跑回来了；阿尔伯特街的弗洛伦特·科伊宁认为他回来不过是整修下房子，再把它卖掉，而伊尔玛·努斯鲍姆则暗示，医生有可能现在有家了，不想在城市里奔波忙碌。事实证明，伊尔玛的爆料最接近真相，尽管她第一个承认她跟其他人一样震惊，当她发现霍普医生现在成了仅有几周大的畸形三胞胎的父亲时。

那天下午，是高个米克斯发现了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出租车司机下车，去帮维克多·霍普打开上了锈的大门，高个米克斯被不间断的尖叫声吸引，偷偷地溜到车窗那儿朝里面窥视。他往后座上看了一眼，这个瘦得皮包骨的男孩竟然吓得立马晕了过去。他也因此成了医生的第一个病人。医生突然打了他几记耳光，让他恢复了知觉。高个米克斯睁开眼睛，眨了眨，看看医生，看看车子，赶紧爬起来，跑回他的朋友身边，一次也没回头看。他还是有点腿软，于是把一只胳膊搭在他同学罗伯特·舍瓦利耶厚实的肩膀上——他们两个都是四年级，另一只胳膊垂在尤利乌斯·罗森博姆的左肩上。后者比他小三岁，矮两个头。

“你看见什么了，兰奇？”面包店老板的儿子塞佩问。他站在几个朋友的对面，皮球塞在胳膊下，脸朝着聋子冈瑟·韦伯，以便冈瑟能看

懂他说的话。

“他们……”高个米克斯一开口，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话也说不下去了。

“哎呀，别那么没用！”罗伯特·舍瓦利耶用肩捅了米克斯一下。
“对了，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难道那儿不止一个？”

“三个。他们有三个。”高个米克斯答道，同时伸出三根细长的手指。

“仨女孩？”冈瑟咧着嘴笑着问道。

“我不知道，”高个米克斯说，“不过我看见……”他蹲下来，眼睛扫了一眼霍普医生和出租车司机的方向，他们俩还在开那两扇门。他示意四个伙伴靠近点。

“他们的头，”他慢慢地说，“他们的头是裂开的。”他伸出右手，飞快地比划了一个向下切开的手势，从额头到鼻子，一直切到下巴底儿。“劈开！”他说。

冈瑟和塞佩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而罗伯特和尤利乌斯则目不转睛地盯着高个米克斯那比例失调的小脑袋，仿佛它也有可能随时裂开。

“我发誓。你能看到那条缝一直延伸到脖子那里。这还不算什么，我向上帝发誓，你甚至能看见他们的脑子。”

“他们的啥？”冈瑟追问道。

“脑——子！”高个米克斯一边重复，一边用食指轻轻敲敲聋孩的额头。

“太恶心了！”冈瑟惊呼一声。

“他们是什么样子？”罗伯特问道。

“像一颗胡桃，就是大得多，也更苗条些。”

“耶稣啊！”尤利乌斯发着抖说。

“要是车窗开着的话，”高个米克斯吹起牛来，“我就能抓住他们，就像这样——”*

他的手做出爪子状。其他男孩都张着嘴，目光正跟随着他的手势，突然，那只手向前一指，把大家的目光又引回了离他们三十米远的出租车。维克多·霍普打开车后门，钻进车里，几秒钟后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大婴儿篮出来，从婴儿篮里发出一阵巨大的嚎哭声。他拎着婴儿篮的两个提手，沿路走进屋子，出租车司机则拖着两个大箱子，紧紧地跟在后面。村里广场上响起了嗡嗡的交头接耳声；两分钟后，司机又出来了，他关上大门，匆忙走回他的车子，一溜烟开跑了，明显像是松了一口气。

那天下午，在特米纽斯咖啡馆，雅克·米克斯有了发言权。他详细描述了他儿子看到的，必要的时候也不免添油加醋一番。老村民尤其见闻多，他们告诉大家，维克多·霍普自己生下来也是脸上有缺陷的。

“是兔唇。”奥托·勒利尤克斯解释说。

“跟他父亲一样，”恩斯特·李卜克内西还记得，“简直就是他的翻版。”

“也像生锈的龙头，”威尔弗雷德·努斯鲍姆笑着说，“你们看到他的头发了吗，还有胡子？红得就像，就像……”

“就像魔鬼的头发！”独眼的约瑟夫·齐默尔曼突然叫道。咖啡馆里一下子陷入沉寂。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这个有点醉醺醺的老人。他竖起一根手指，表示警告：“他已经带来了他的复仇天使！睁大你们的眼睛吧，因为，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发起攻击。”

他的话就像是打开了洪水的闸门，其他人也纷纷回忆起关于这个医生种种不光彩的故事。关于他和他的父母，他们都知道些这事儿、那事儿，过了一会儿，大家就交换了更多的奇闻异事。尽管大多数故

事都只是道听途说，不过，并没有人去质疑其真实性。

“他是在精神病院长大的。”

“这是从他母亲那儿遗传来的。她就是得精神病死的。”

“神父凯瑟格鲁博给他施洗，那孩子尖叫得像遭了毒手一样。”

“他们说他父亲……你知道……就在挨着他家房子的那棵树那儿。”

“这个儿子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露面了。”

“房子只租出去过一次。租户只住了三个星期就搬走了。”

“有吵闹鬼。他们是这么说的。经常听到敲东西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周里，霍普医生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有规律地在这个村子里出没。每个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早晨，十点半准时，他会沿着完全一样的路线，从盖尔梅街上的银行，到亚琛纳街上的邮局，然后穿过村里的广场到玛莎·博伦的杂货铺去。他低着头，步履匆匆，从一个地方赶到下一个地方，仿佛知道自己正被别人观察着，他一心想要尽快回到家一样。然而，他的匆忙只会吸引来更多的关注。村民们经常会穿过街道，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看着他，直到他消失在视线里。

玛莎·博伦，还有银行出纳路易斯·丹尼斯和邮政局长阿瑟·布兰格都报告说霍普医生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他好像有些害羞，不过他很友善。他总是跟他们说“你好”“谢谢”“再会”，这些客套话暴露了他发音上的缺陷。

“他总是吞掉一些音。”路易斯·丹尼斯说。

“他说话有很重的鼻音，”玛莎说，“总是一种低沉的嗡嗡的调儿。而且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看着我。”

医生都买了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大家老问，而她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哦，还是那些东西。尿布，婴儿食品，牛奶，麦片，洗涤剂，牙膏——都是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她的身子斜倾在柜台上，用手背掩着嘴，小声地继续说：“他每次来都买两卷拍立得胶卷。孩子长成那样为什么要拍那么多照片呢？”

她的顾客们会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于是玛莎让他们凑得更近。带着一种暗示犯了错误的语调，她这样结束：“……而且他总是拿着一千比利时法郎的大钞付款。”

路易斯·丹尼斯可以解释那些钞票的来源。他报告说医生有时会把德国马克换成比利时货币。不过他还没有开一个账户，所以他得一直放在家里放着现金。

因为霍普医生没有想办法吸引病人看病，也没有在门上挂出就诊时间牌，一些居民认为他准是在吃着老本。不过，看上去他最终还是打算在这个村子里行医，因为在头几周里一辆运送医疗器械的德国货车就在他家门前至少停了三次。伊尔玛·努斯鲍姆躲在她家厨房的窗帘后面，匆匆记下了车牌号码、运送的时间和里面运送的物品。有的货物她能直接认出来，像检查台、一套大天平和几个输液架，不过，大多数的木箱子将里面的东西藏得严严实实的，因此她只好运用想象力来补充——监视器、显微镜、镜子、烧瓶、大肚壶、试管。每次送货后她都会给村里的女人们一个完整的报告。直到一月初的某一天，在一个寒冷刺骨的早晨，她看到她的邻居穿着医生的白大褂，脖子上戴着听诊器，取空了他的信箱，她对所有人宣布霍普医生的诊所已经正式开始营业了。

几个胆子大的村民承认打算去看医生，只不过是想看一眼那些孩

子，这些日子来都没有人见过这些孩子，渐渐地，他们的存在变得比神学三位一体还要神秘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周日弥撒上，掌管这个教区近四十年的神父凯瑟格鲁博的布道让即使是最坚定的怀疑论者也恐慌起来。

“信徒们，当心啊！”他伸出食指，在讲坛上大声疾呼，“当心，巨龙就在身边，过去的那条巨蛇，它的名字就是魔鬼和撒旦，它要让整个世界堕入歧途！我告诉你们，它已经被降到了这块大地上，而它的天使们也随着它一起降落了！”

说到这儿，这位村里的牧师暂时停顿了一会儿，眼睛从两百来名堂区居民身上扫过。然后，他把手指指向前排，那儿一个挨着一个坐着的是村里的男孩子们，他们穿着最好的望弥撒的衣服，头发梳理得油光可鉴。他用雷鸣般的声音警告道：“当心，保持警觉！魔鬼，你的敌人，正在周围潜行觅食，就像一头怒吼的狮子正在寻找它打算吞噬的食物。”

所有人都看到，他讲到最后几句话的时候，那颤抖的手指直接指着高个米克斯。高个米克斯一下子脸变得煞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没敢在村里的广场上露面。

预言中的沃尔夫海姆的灾难并没有到来。在霍普医生返乡后的几个月里，村民们没有发生死亡、事故、邻里纠纷、偷窃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不仅如此，这年冬天是多年来的第一个暖冬，春天也比往年更暖和，因此，到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玛利亚教堂附近的丁香花已经全开了，很多居民把这看做是一个好兆头。

在这段时间里，霍普医生一直坚持着一周三次的例行路线。他从不把孩子们带在身边。尽管有几个村民通过山楂树树篱时不时地窥视着，但没有人看过他们在窗户边或花园里，或者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有些人开始怀疑整件事是高个米克斯编造出来的，在越来越多的起居室里，人们谨慎地同意，也许应该给医生一个机会。然而，仍然没有人有胆量迈出第一步，直到一九八五年五月的一个周日，医生回乡七个月之后，村民才第一次去寻求他的帮助，尽管并不是出于自愿。

那个周日，中午时分，住在盖尔梅街十六号的人家有个患气喘病的小孩，叫乔治·贝尔，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橙色的亮晶晶的弹珠，那是他前几天在操场上捡的。小家伙先是舔了舔那颗弹珠，当时他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翻着周日报，他母亲在厨房里烧土豆，然后 he 就把弹珠

放进了嘴里。乔治让弹珠像球球糖一样在舌头上滚来滚去，从左到右，从前往……弹珠滚进了他的喉咙，卡在了他的气管里，不管小乔治怎么剧烈地咳嗽，都没办法让弹珠移动。他父亲也试图取出弹珠——他先是拍了几下孩子的背，然后伸出两根手指到他喉咙里，想把弹珠抠出来，但是都无济于事。他突然想到去找霍普医生，哪怕这意味着出卖他的灵魂。

不到两分钟，维纳·贝尔和罗塞特·贝尔的车伴着尖锐的刹车声，停在了医生家门前。维纳从妻子怀里抢过孩子，冲到门前，用尽力气大叫：“医生！救命！医生！救命！”

街上所有房子的窗帘立刻都被一把拉开，近处的邻居冲了出来。只有霍普医生的屋子里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维纳叫得更大声，把他儿子几无生气的身体高高举在空中，就像是带来了一个贡品一样。霍普医生终于出现在房门口，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跑向大门。

在四五个人的旁观下，霍普医生从这个父亲手里接过乔治。邻居们好奇的眼神更多地集中在猫着身在孩子上方的那个红头发脑袋上，而不是孩子的脸上，这时候孩子的脸已经开始憋成紫色了。医生一句话也没有说，把手从失去知觉的孩子背后伸过去，紧紧箍住他的身体，握紧双手，猛地重重一按瘦弱的小胸膛，把障碍物从小孩子的喉咙里挤了出去。弹珠在地面上弹了几下，然后滚到也跑来看热闹的高个米克斯的脚边停了下来。

接着，霍普医生让孩子躺到地上，跪在他身边，把嘴对着孩子的嘴。你能听到旁观的人倒抽一口凉气的声音。乔治的母亲在哭泣，伊尔玛·努斯鲍姆画了个十字，开始大声祈祷。其他一些旁观者不敢再看，只是听着医生一次又一次地大口吸着空气，然后吹到孩子的肺里。